

感恩「綠葉」生涯延續工作機遇

李國麟 沒有小演員 只有小角色

角色的姓名被觀眾熟悉的程度大於自己的姓名，這往往是一個好的「綠葉」演員的宿命，而對於李國麟這樣的演員來說，「綠葉」這個稱呼說不上喜歡，但是「可以接受」。「作為一個職業演員，只要他在一場戲中是主要的角色，可以帶動劇情的起承轉合，那他就不應該把自己的身份屈居於所謂的『主角』以下。」李國麟如是說道。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做電視台的演員大半輩子，李國麟覺得自己是在電視中「長大的」，從少時誤打誤撞進入訓練班、在花花世界中迷失，再到安分守己、刻苦耐勞地鑽研每一個迎面而來的角色，除了不能接受「茄喱啡」這個稱呼，其他任何關於演員的想像，李國麟都願意去做，都想要去體會。

鍾情反派角色磨礪演技

「演員很被動的，我是從來不去選擇角色的。有些角色我覺得難，或者很深奧，我會先接下這個工作，再去慢慢揣摩。」事實上，李國麟也許並不是天生吃這行飯的「料」，早年的他容易怯場，「每一次都會跟自己鬥爭，一開始會怯場，會腿軟，會舌頭打架。」他的精湛演技並沒有一個靈光到來的瞬間，而是一滴一點地累積出來的，「每一次回家都會捶胸口，會去想，明明我全部都背熟了，為什麼還是會這樣？」這樣的自省過程甚至到了會懷疑自己是否適合這一行的程度。但是角色就擺在眼前，退路沒有，只能硬著頭皮往前，他說：「不斷地練，告訴自己三年五年不行，十年八年之後就一定可以。」

近些年，李國麟憑藉一些反派角色備受關注，很多時候走在路上，他被人叫起的往往不是自己的本名，而是「鳩摩智」、「馬元贇」又或者「申公豹」，這些讓人記憶深刻，甚至「恨」得牙根癢癢的角色，代表了李國麟磨礪之後從觀眾那裏被認可的好演技。「心底話來說，我是喜歡做反派角色的。從前會覺得反派角色影響自己的形象，但是很好玩，你可以很誇張，但是誇張到一定程度要去收，這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會慢慢領悟到表演的節奏、精髓。」他說。

「很多人會問演員最喜歡哪個角色，但其實演員很被動，來了就接，而且不會真

的因為某個角色產生懷念之類的心情。」有小角色，但沒有小演員，每個演員最期待的，總歸是「下一個」。

舞台劇是演員的深造班

在演藝圈中，李國麟是出了名的敬業，尤其是在於記台詞的部分，這也源自於早期容易怯場的毛病，「準備功夫對於演員的自信來說很重要，提前記好劇本、台詞的好處是到了現場不需要再去分心想自己的戲份、台詞，而是可以去看看別人的表演、現場的反應，可以更好地交出 자신의 功課。」他說。

這樣的基本功，讓他在舞台劇的表演上游刃有餘，「舞台劇很好玩，拍電視劇，Good Take之後你就不會回頭再去拍那一幕了，但是舞台劇是每場戲都要去剖析，要和對手去探討，」他說，「舞台劇對於演員來說是一個深造班。」

李國麟對這個「深造班」充滿感恩，因為做舞台劇讓他開竅，「那是一種不一樣的激情，會讓一個演員充滿鬥志，回家對着鏡子一遍一遍地練習，直到不會失誤，滿意自己的表演為止。」他對角色的揣摩源於生活，面對過去一兩年的香港變動，他覺得在社會中、生活中都能夠去發掘人心。人生經歷多了，「就有了『數據』，變得有血肉起來。」他說。

家教嚴格卻棄警從藝

李國麟生活在一個非常特殊，也非常「香港」的時代，當時，身為警務人員的父親因為擔心他「誤入歧途」而反對他考警察。說起來有些荒謬，但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缺乏有效的監管，警察的錄取制度

亦不足完善到保證整個紀律部隊的質素。父親認為警察這個職業對於年少的李國麟來說等於「一隻腳踏進了監獄」。然而令他的父親始料未及的卻是，李國麟很快誤打誤撞進入了一個更加容易「誤入歧途」的行當——表演。「我爸爸是非常『宅』，也非常嚴格的一個人，在他心目中理想職業就是文員，安安穩穩最重要。」他說道。

不顧家人的反對，李國麟仍然一心度過了訓練班的時光，進入了電視台。然而，這一切並不因為對熒幕有如何的一腔熱忱，「在家裏被困住了那麼多年，覺得這一行太好玩了。」他說。早年間的他，心思不在琢磨演技上，太過年輕的他荒廢了好些時間去適應這個突如其來的花花世界，「我父親給我最大的影響就是自律，」因為嚴格的家教，這種脫韁野馬的狀態並沒有持續太久，「大概過了幾年之後，開始意識到這個職業精彩之處在哪裏。」

李國麟回憶在過去的很多年間，父親都一直迴避觀看有他參與的電視劇、節目，「有時我媽媽在客廳看我演的電視劇，他都會特意走回房間去。」父親在前些年過世，令他欣慰的是，在那之前，他的演藝成就已能令父親釋懷，甚至自豪。

北上工作感恩過往歷練

在過去這特殊的一年裏，李國麟留在香港的時間不多，儘管要經歷隔離時期，他也願意北上，回到內地表演、拍戲，「香港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和內地演藝界的發展完全不可媲美，這種變通是作為一個演員的生存之道。」

在內地演出的時候，李國麟仍然不是作為「李國麟」本身存在，而是觀眾心中的「鳩摩智」、「馬元贇」或「申公豹」，他不介意，「這些角色累積的結果是能讓我在香港影視業已經逐漸進入冬天的時候，還能有工作。」同時，他感嘆內地地大物博，「我每去一個城市，光是工作幾天，半個中國都能讓我走一年。」

李國麟直言自己一定是一個勤奮的人，但「很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他說：「這一行很講機會，也很講把握機會，要看運氣，也看能不能在這個運氣來到的時候留住它。」儘管如此，他對過去沒有把握住的運氣與機遇看得很淡，「人每每回頭看一定會這樣，會想如果當初這樣的話今天會怎麼樣，」他說，「但是我覺得不如就不要往過去的決定去看，向前面走，否則無論是過去或者現在，對未來來說都沒有價值。」

棄高薪振祖業 林麗娜旗袍襪珠寶傳承中國文化

當一個人想要去形容或推廣自己的時候，往往會將華麗的辭藻，優越的背景不斷往自己身上堆砌，但對林麗娜來說，她只想游刃有餘地去駕馭一個角色，而這個角色帶給她唯一的感受是——沒有自信。訪問林麗娜之前，已經知道她的Pop-up Store要在K11 Musea展出一些她店裏的珠寶首飾以及旗袍，預期中會是一個披金戴銀，古典旗袍裝身的優雅女子淺笑而立。然而，剛一走近約定的訪問地點，便見一個一身輕便休閒服裝，頭髮隨意綁起，似乎粉黛未施的忙碌身影，正在四下整理着店內的裝飾品，幾乎無法分辨那是不是就是受訪者林麗娜本人，「雖然我從事這一行，但並不想和旗袍綁在一起，我不能代表它，它也不能代表我。」她說。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國服』，日本有和服，韓國也有朝鮮服，而中國的旗袍當然不遑多讓。」但林麗娜並不覺得應該格外將旗袍敬奉起來，當初與旗袍師傅戴栢祥促成合作，也是為了相得益彰：「珠寶和旗袍是互相可以帶動的東西，因為它們都是不用『追』的，並且都可以當成裝飾品來欣賞。」很多人大概會覺得，她的這種自信與一往無前和顯赫的家庭有

關——林麗娜的祖輩分別為珠寶及醫學世家，屬林巧稚醫生的家族成員。祖輩家族自1887年開始經營珠寶生意「金藏美」，至1948年已有達甲子年期的珠寶店。然而，及後因戰爭家財盡失，故父輩從零開始。輪到林麗娜這一輩的時候，雖然家庭裏已和歷史上的那些顯赫的傳說無甚關係，但她笑說大概不多不少也遺傳下來了祖輩腦筋上的基因。

從零開始 埋首實戰

林麗娜學商，雖然說不上興趣多大，但畢業未幾後25歲就已經是金融公司的管理層，這種人生到底是有一點不怎麼「貼地」的。所以，命運就像要平衡一下似的，讓她走進一個與自己的履歷毫不相干的行當，接觸沒有嘗試過的買賣圈，「剛開始做的時候，感覺不僅僅是沒有自信，甚至是相當無助。」原本只想重振一下家業，對珠寶也真的是有天分和眼光，但命運偏偏要讓她上旗袍這艘賊船，「洗濕咗個頭」，她這樣形容。

再是如何被命運眷顧的人，總會被生活找上一些麻煩，「有一段時間合作的旗袍師傅其實是離開過的。」那一陣，林麗娜

位於K11 Musea的Pop-Up Shop展示旗袍美。



林麗娜的心願是開一家博物館。

面對着成摞的服裝布料，眼前幾乎一黑，想一把火燒掉，「如果只是做珠寶，要放棄很容易，這麼小的東西，收拾一下再慢慢賣出去就好了。」但是旗袍不行，布料更是不行。那時候，林麗娜才終於自己要潛下心來研究那些旗袍的樣式，不同的裁剪和布料的檔次高低，「很沒有自信，完全是從零開始。」她說。

對任何一件事物的精通都需要時間的沉澱，在高壓又漫長的學習過程中，她試過做出在自己心中不合格的中山裝，布料不見得滿意的旗袍，想像與成品效果不盡相同的剪裁，林麗娜在心裏都沒有辦法姑息自己，「沒有經驗或者不怎麼會都不是做

得『不達標』的理由。」直到今天，林麗娜面對已經算是站住了腳的品牌，仍然沒有嘗到所謂「成功」的喜悅，「鬆了一口氣。」她這樣形容道。

林麗娜最大的願望並非能做成旗袍女王或者珠寶巨賈，她在K11 Musea的Pop-up Store中放置了一整排的、大大小小的、或新或舊的縫紉機，以及一些有關初期機械的童書，「無論是什麼樣形式的高科技，都是從這些最簡單的機械開始的，這是文化、文明的源頭。」她的心願是能夠開設一家博物館，主題未知，但文化最值得的，便是傳承。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林麗娜認為機械是很多事物的起點，不能忘記它們的價值。

林麗娜覺得自己對珠寶的眼光多少源自家族。